

武功儿女翻江海

我和李珊的战斗生涯

段焕竞 著



坚持武功山

剿『中』成长

挺进江南敌后

参加黄桥决战

进军福建

解放厦

五千里的路赴延安

江淮河汉今谁属？

武功儿女翻江海

——我和李珊的战斗生涯

段焕竞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沪)新登字 103 号

书名题写:杜 平

责任编辑:吴早文

封面设计:陆震伟

武功儿女翻江海

——我和李珊的战斗生涯

段焕竞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 74 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1.125 插页 6 字数 238,000

1995 年 4 月第 1 版 199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7,000 册

ISBN 7-5321-1310-8/I·1022 定价: 14.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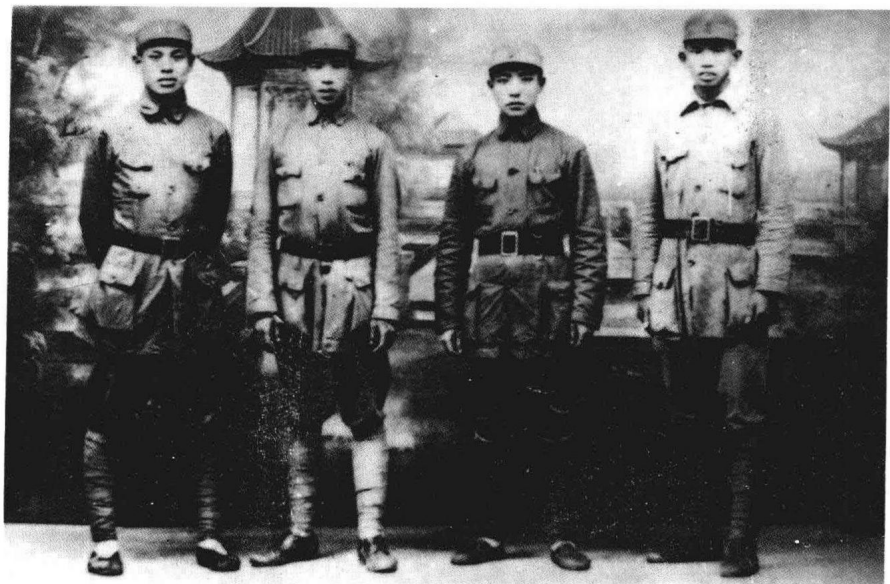
1955年李珊获八一勋章、
自由独立勋章、解放勋章时摄。



1955年段焕竞获八一勋章
自由独立勋章、解放勋章时摄



湘赣省委书记，他们的“主
婚人”谭余保（1960年在镇江）



抗战时与战友合影。左起：曾旦生、段焕竞、彭清恩、彭寿生。



段焕竞、李珊摄于江苏姜堰（今泰县）。



1947年4月，华东野战军十一纵队三十一旅攻克盐城大中集后，旅长段焕竞、副旅长朱云谦合影。



老战友。三年游击战争时在一起战斗的（右起）彭嘉童炎生、段焕竞、彭寿生、张强生、贺国华和他们的亲人合
最左为李珊。



1979年与李达
副总参谋长合影。



1951年，与爱人李珊在厦门留影



全家福。段焕竞、李珊和十个儿女。

目 录

自 序

第 一 章	观音土和夜校.....	1
第 二 章	在“围剿”中成长	17
第 三 章	错误路线下的搏斗	36
第 四 章	洪炉炼出钢与渣	50
第 五 章	坚持武功山	69
第 六 章	汇成抗日铁流	89
第 七 章	挺进江南敌后.....	108
第 八 章	战斗在茅山.....	127
第 九 章	为东进北上开路奠基.....	147
第 十 章	皖南军部之行.....	165
第十一章	团长与部长.....	178
第十二章	反“扫荡”、反磨擦	192
第十三章	北渡长江,东进黄桥	213
第十四章	参加黄桥决战.....	226
第十五章	江淮河汉今谁属?	245

第十六章	五千里路赴延安·····	261
第十七章	保障主力大打胜仗·····	274
第十八章	坚持苏中原地斗争·····	292
第十九章	一年打倒蒋介石·····	315
第二十章	进军福建,解放厦门 ·····	336
还有几句诚心话·····		350

第一章 观音土和夜校

年轻的读者们，你们吃过观音土吗？

观音土？恐怕有许多人听也没有听说过吧？我不但吃过，而且和我哥哥一起，来回走一百里路去挑运过。那玩意儿可奇特呢！米黄色的，有的还油亮亮的，就像是地球老母亲送给穷人的面包粉。

吃观音土有很大的“好处”。当年吃过观音土的人，决不会认为革命是不必要的，决不会说蒋介石统治着大陆，中国社会一样可以进步，现在台湾不是很富吗？我们这些尝过观音土的人，就觉得这种想法真叫做“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细说起来还真有趣。

饿着肚子干活、头昏眼花的滋味，我们这些穷孩体会最深了。我家有父、母、哥、弟、妹和我一共六口人，自家只有薄田三亩，租种族田（宗族祠堂所有的田）三亩。这族田也是族里的地主管的，也要交租。地主完全不劳动，农业生产上啥也不管。不像资本家厂长经理，他必须亲自负责经营管理，发展生产，不然就要蚀本倒闭。地主是大鱼大肉抽大烟，什么良种肥料、农田水利，一概不管，只管向佃农收租。国民党政府的县区乡保长，也只管向农民收田赋，收各种各样的苛捐杂税。有一年甚至到镇上挑几

担大粪也要交捐税，所以有人写诗说：“自古未闻粪有税，如今只有屁无捐。”弄得农民很穷很穷，农民就是想改进耕作，加施肥料，也没有本钱。所以那时候农田产量很低。过春节，农民请私塾先生写吉利话，红纸上写一句“捷报今年稻收三担亩”。三担，是老秤三百斤，在当时已经是很难达到的高指标了。我家的田每亩最多收二百斤。就拿二百斤亩产来算吧，按规定，租种族田交租三成，每亩要交六十斤，三亩族田一百八十斤。还有政府的各种赋税，更不得了，要收去四成，三亩就是二百四十斤，自家只剩一百八十斤了。自田三亩，租是不用交，可是赋税更大，要占去一半，三亩田自家只剩三百斤。一共六亩田，我家得到的稻子只有四百八十斤。这里头还要扣除种籽、农本，就只剩三百几十斤供我们六口人七八个月的吃用了，每个人平均只有六十多斤稻子，怎么够半年多的吃用？父亲、哥哥和我打柴挑担，赚几个钱补贴家用，也只能救急不能救穷。

只要有一年收成不好，连规定的六十斤一亩也交不清，或者家里人有生病借了债，那欠下的租谷，第二年还，就要加利息百分之二十；债更不得了，第二年还，加百分之五十；第三年还，加百分之一百。

所以那时候中国农民的穷，现在的青年人是很难想象的。我们湖南省东部茶陵县一带还算不是太穷的地区，我们家一年到头吃的是红薯干和稀饭。除了过年过节，干饭是吃不到的。猪肉一年四季根本吃不到，只有过春节的时候全家才买二斤猪肉，还得小心藏起来，要是给上门讨债的人看到，你既然还不出债，他把猪肉一拎就走，你就过年也吃不到猪肉了。田里种的蔬菜大都挑去卖了钱换饷口的粮食，自家下饭的“菜”经常只是开水里加

一点盐花。

穿就更难了。我从小到大，冬天连夹衣也没有，更不要说棉袄了，都是单衣单裤过冬。夏天只有一块布手巾，也就是遮羞布吧，把下身一围过日子。鞋，一年只有过新年时母亲给做的一双，平时都是赤脚草鞋。我家也种棉花，可那另有大用处：可怜的一点棉花收回来，就迫不及待地由母亲纺成线，父亲织成土布，拿到墟上去换盐巴吃。我们那里盐巴好贵啊，买不起，可人不吃盐巴就没有力气干活。

幼年少年时期，我没有吃过一顿饱饭。

1927年我们湖南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遭到镇压。1928年更苦了。湖南江西一带遭到大旱。如今我们家乡那一带到处有水库蓄水，旱涝保收。那年代地主官府都是农民身上吸血的寄生虫，哪会兴修水利？周围州县一个水库也没有。连着半年多不下雨，庄稼大部分干死了。就像毛主席说的：“千里无青苗”。井冈山山高林密，有山水不断流，还有粮食。我们丘陵平畴灾情严重，好些地方颗粒无收。农民的日子就更难熬了。我们家乡茶陵县许多地方树皮剥光，草根挖尽，都填了肚子。听说有的地方饿死了人，死人肉也被偷偷割去吃掉了。

我家还有1927年打土豪时候积下来的几个钱。可是米价贵得吓死人，凑二三十个铜元去买来的米，熬成稀粥，六个人三顿就喝光了。

这就来了观音土的消息。

正饿得肚子咕咕叫，忽然听村上的人说：湖南江西边界武功山下莲花县的界化陇，一座小山脚下冒出了很长一片观音土。观音土又叫“观音粉”、“神仙土”。有人说得神乎其神，说是每逢大

灾荒，救苦救难、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就用杨柳枝蘸了她净瓶里的水，洒在山沟里。洒到哪里，哪里的土就变成炒麦粉的颜色，可以吃。心诚的人，吃了还能除病消灾。这土就叫观音土。还有人传说江西莲花县有个瞎子，吃了几顿观音土，竟然两眼清亮能见人了！

这一年我虚岁十七，早就担担子出远门了。我哥哥就要我跟他一同去挑观音土。哥哥挑回来的我们家自己吃，我挑回来的就送给外婆家。父母同意了。我们每人拿了五个铜元就上路。

界化陇离我家所在的茶陵县尧水乡有四十五里。要翻过一座山，走过干坳、擦塘，那时候肚子空、脚骨软，当天回不来。人家说可以在擦塘住店，第二天一早去挖了宝贝疙瘩再往回走，大半天也到了。我们午前离家上路，深秋时节天黑得早，走到擦塘太阳快落山了。到“店”里每人化一个铜元喝了一碗照得见人影的稀粥，再每人交两个铜元住房。我和哥哥挤在一起睡了。天已经比较冷，可是我们是单衣过冬惯了的，现在身下身上都是稻草，钻在这“金丝被”里倒也将就。

睡在我们身边是个叔叔辈的汉子，他已经挖了土，他的担子里盖着的便是观音土。哥哥问他怎么样，吃过吗？他笑了一声，说：“我打碎了一小块，用水调和了，做成三个小团子，借店家的小锅蒸了蒸，就着开水吃了”。

“好吃吗？”我急忙问。

他叹了口气：“不难吃，也不好吃。总算填了肚子，不咕噜了。听说，别的不要紧，就是屎难拉。唉，到底是土啊！”

他给我们泼了一点儿凉水，可是我们的劲头还很足。第二天天光发白我们就起来，每人化两个铜元连喝了两碗稀粥，准备挑

担走长路。喝罢，把碗一舔，就向界化陇大步走去。

这一路，挑观音土的人不少。有的是同路去的，有的一大早就挑着打回了。看他们担着的箩筐里，黄不黄白不白的是一堆堆的观音土。那年代人没有力气，担子里的货都不过三四十斤。有的老头，摇摇晃晃地只挑了二十来斤。

随着大溜来到那产观音土的地方，嗨，来挖土的人还真不少！男女老少都有，大多数是年轻人。沿着山脚一溜，都有观音土，都有人用锹在挖。等在后面，免不了相互问讯，原来周围几县的人都有。

我哥那年虚岁二十九了，很精明的。他看着这个阵势，悄悄地对我说：“这观音土看来不顶事，我们每人挑它三十斤够了。”

“为什么？”我问。

“你看，这么多人来挖。如果这观音土真养人，真值钱，这地方的区长乡长、土豪劣绅，早就来霸占了，收税，收费！还能让你几十人、几百人随意挖？”

我信服他的话。有空档了，我上去挖。这观音土有的地方结成大块，有的地方松松碎碎。有的黄，有的白，但大抵是米黄色的。我往两个筐里各装了十多斤，就罢手了。哥哥也这样。每个人都担三十来斤，当然轻轻松松，中午就到家。

母亲也用通行的办法，把观音土打成粉，和水做小团子。妹妹还到剩一点水的沟边找回来几株青草，把青草剁碎和在土里。就这样的团子，看起来倒不丑，米黄色中有葱花一样的碎绿。烧开蒸熟了，吃起来却只有青草味和一点儿泥土味。往肚子里咽，倒不难，吃下去却不是饱，而是胀。吃了两三次，正像那叔叔辈的人说的那样，拉屎就难了。听说村上有个男人，吃多了观音土，大

便只好让老婆用手指头到屁眼里抠。最大的缺点这毕竟是土，矿物质大概不少，可是淀粉、脂肪、蛋白质就难说有没有了。能骗骗肚子，可骗不了身上的血肉，吃土的结果，人就更瘦了。

大旱灾和观音土，这是旧社会留给我的一种非常强烈的印象。

旧社会留给我另一种非常强烈的印象，就是农民起来造反。

我父亲段庭鹤身材瘦小，体弱多病，为人非常忠实善良，在我们二百来户人家的尧水乡高径村，是出了名的老好人。乡亲们有什么急难，他宁愿自己饿饭，也要带头给钱给粮，所以人缘特好。对这样的好人，地方豪绅乡保长却不放过，还说我父亲“藏富装穷”，逼租逼债更加凶狠。我父亲实在拿不出来，就一次又一次地挨打。有一次土豪家的狗腿子来逼债，硬要多收五块银元的利息。我父亲也气愤了，回身就走，那狗腿子却窜上来在我父亲腰上戳了一刀。害得他在床上躺了一个多月，为了治伤，我们家又多借了十块银元的债。像这样持刀行凶的罪行，旧社会的穷人又能到哪里去告呢？伤痛的父亲、害痲病的母亲只能在半夜里低声哭泣。我们这些小孩听见了，也只有偷偷地抹眼泪。

在旧中国，像我们这样受苦受气的农民家庭实在太多了。所以1926年大革命高潮来到，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在湖南遍地开花的时候，我们家乡的农民也起来斗争了。这是共产党员尹子斌来发动的。尹子斌是本乡桥屋人，读过书，很早就出去参加革命。尹子斌正派踏实，他不找那些喳喳呼呼流里流气的真正的痞子，专找我父亲这样老实巴交可是苦大仇深的贫雇农。我父亲平时话语不多，可是肯用心思，一听尹子斌讲的道理就懂。我父亲和段生日等人就成了高径村最早参加赤色农民协会的积极分

子。1926年7月，北伐军打进了长沙，农民运动更火旺了。真奇怪，我父亲一参加农民协会，病也好了，胆也壮了。农民协会开大会，斗地主，杀猪出谷，拉土豪游街，他都走在头里。不过他这个正派人跟着尹子斌这样的正派人就是正派公道。他们道理讲得清，口号喊得响，斗得豪绅地主哑口无言，可从来不打人，不伤人。可能正因为这样，我们这一帮十五六的小伙子，甚至还有大妹子，都喜欢参加。走在堂堂正正的队伍里，挺着胸昂着头，我们感觉到两旁边看着我们的乡亲们的眼光，都是从心里喜爱的、自豪的，一点也没有担惊受怕的神色。那些平时作威作福的豪绅恶霸大都逃到城里去了，少数给抓起来了；次一等的地主老财跑不走，勾着头，弓着腰。像我这样虚岁十三就给财主家放牛，被人像牛马一样喝来骂去的人，这时才感到扬眉吐气，感到现在才是做人，比过年吃上一顿猪肉白米饭还要高兴得多。

我父亲良心好，1926年秋收还是交了一部分稻谷给祠堂，因为那是族里的公益。可是，苛捐杂税废除了，除了交田赋，别的捐税很少了。再加分了一些土豪的稻谷，这一年我家积下的稻谷有八百多斤，比往年多一倍以上！过春节，我们家吃了好几顿白米干饭，割了六斤猪肉，每人一斤！父亲还特地到攸县去了趟，用一百斤稻子换回六十斤好稻种；还在尧水墟上定下三十担大粪，准备在今年当真“稻收三担一亩”。革命对农民家庭经济、对农村生产力带来的好处，在我们这些小青年头脑里是非常具体的。

可惜大革命很快失败了。4月里传来蒋介石在上海、南京大杀共产党的吓人消息。5月中旬，又听到长沙军阀何健叫团长许克祥砸工会农会，杀共产党的大坏事。逃到茶陵城的土豪劣绅回尧水乡来了，还带来一小队带快枪的保安队，在大庙门口场上出

洋操、练刺刀，真是耀武扬威。我们农民协会的赤卫队一支快枪也没有。县里的农民协会什么话也没有交代就不见了，赤卫队只好把红缨枪收起来，人躲起来。

豪绅地主和乡保长就开始反攻倒算。去年没有交的租，加三成补交。没有还的债，利滚利再加五成。我们高径村斗地主没有打人伤人，但是地主老爷们回过气来，还是带着狗腿子到处催租逼债，骂人打人。还把抓到的农会积极分子关起来。关起来没有杀已经算是阿弥陀佛了。别的地方，农会领头人被用麻绳子牵着押到区里枪毙了好几批。不杀，可是要罚钱。我父亲虽然是出名的好人，连地主狗腿也说“段庭鹤不胡来”，可是乡保长还是要抓他，要我们家补交捐税。我父亲只好东躲西藏，叫我哥哥把箱子底下存着的银元拿给乡长保长“消灾”。

农民的生活一下子变得更苦了。我们家乡种麦子玉米不多，照例夏熟不交租。可是加码倒算了去年的租税，许多人家还是被刮得囤空缸空。我妈妈本来有痼病，这时又急又愁又穷，咳嗽吐血经常躺在床上起不来。肺结核在旧社会是“风癆臑膈”四大绝症之一，没药治，也没有钱找医生，只好躺着听天由命。我父亲有时候回来忙活田里的事，也病歪歪地有气无力。幸亏我哥哥和我都是整劳力了，弟弟妹妹也是半劳力，1927年的育秧插秧，我们包了。尧水墟上的大粪，哥哥还去挑回来，一担不少。

扬眉吐气做人留在我们心里的劲头还很壮。

父亲也这样。一天，我父亲悄悄把我喊到身旁说：“革命给压下去了，可日子总还要过，不能等死啊！现在家里连红薯干也接不上了。你哥哥要种田，你想想办法，看能不能赶赶墟，换点粮食糊糊口。只要熬过这阵子，我们的日子还会慢慢好起来的。我出